

全民微阅读系列

半个月亮爬上来

常伟 著



江西高校出版社
JIANGXI UNIVERSITIES AND COLLEGES PRESS

全民微阅读系列

半个月亮爬上来

常 伟 著

江西高校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半个月亮爬上来/常伟著. —南昌:江西高校出版社,2019.1

(全民微阅读系列)

ISBN 978-7-5493-7870-8

I. ①半… II. ①常… III. ①小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 IV. ①I247.8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8)第 237106 号

出版发行	江西高校出版社
社 址	江西省南昌市洪都北大道 96 号
总编室电话	(0791)88504319
销售电话	(0791)88522516
网 址	www.juacp.com
印 刷	永清县晔盛亚胶印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	700mm × 1000mm 1/16
印 张	14
字 数	180 千字
版 次	2019 年 1 月第 1 版 2019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93-7870-8
定 价	36.00 元

赣版权登字-07-2018-1244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图书若有印装问题,请随时向本社印制部(0791-88513257)退换

目 录

CONTENTS

残缺	/001
荒	/004
吧里歌声	/007
流泪的白玉兰	/010
半个月亮爬上来	/012
成全	/015
穿西装的土豆	/017
春满人间	/019
村主任是猎手	/023
村主任的酒量	/029
打劫	/031
带血的红袖标	/032
当关心领导成为一种时尚	/035
倒霉的黑眼圈	/037
到底谁疯了	/042
等等	/045
裂口	/047
负重的母亲	/049
干裂的馒头花	/051
狗蛋	/055
过客	/057



回家	/059
静静的小河	/062
开窍	/066
客户	/069
进城	/072
跟鸟儿一起过年	/076
驴过的日子	/079
面子	/081
明天还有手术	/085
母亲与打麦饭	/088
难忘家乡月儿圆	/091
娘,咱回家吧	/093
表哥的春天	/095
扑倒的红领巾	/099
妻子的“情人表弟”	/101
清水河上的猩红	/104
屈死的狗	/107
让有罪的灵魂安息	/112
融化的小脚丫	/115
撒谎	/117
三维间谍	/118

失诺	/120
谁杀死了我的兄弟	/123
孽根	/127
顺溜	/130
太阳旗下的罪恶	/132
痛与苦	/135
一只茶杯的爱情	/136
我欠二爷一瓶酒	/140
喜鹊喜鹊你叫啥	/143
陷阱	/145
娘的乡愁	/148
小区里来了大公鸡	/150
小山乡与大嗓门所长	/153
笑	/157
承诺	/158
一角钱	/160
赵大叔	/162
最后的交代	/166
到秋天里寻找美	/168
愤怒的大眼睛	/171
最后一枚柿子果	/174

尴尬的幸福	/177
母亲的星期天	/179
腊八粥	/181
没有结果的奋斗	/184
隐患	/186
好好活着	/187
得功和他的陶罐儿	/189
鸡事	/192
我的老师“眼镜王”	/195
学雷锋	/199
饮马泉	/201
将一盏孤灯点亮	/203
神仙岭神话	/206
收到	/209
奶奶的储钱罐	/212
柯楼山传奇	/214
官庄的“大官”儿	/216

残 缺

老常头的宝贝洋孙子晚上突然发起烧，肚子胀得像小鼓，哭闹不止，老两口一下慌了神。

儿子大林去澳洲读博士不久，就找了个洋媳妇，洋媳妇是个中西合璧，老爸是龙的传人，跟老子的老子远渡重洋，就到了那块到处蹦袋鼠的地方。

儿媳妇的爹是个身价上亿的老板，跟外国大老板做亲家，这是老常头一辈子做梦都不敢想的。

孙子病成这样，那简直要了老两口的命，老婆子急得六神无主，团团转。老常头骂，你转个鬼哟！还不赶快拾掇拾掇上医院，话没说完，老常头早已抱着孙子冲出门外。

老常头抱着孙儿跑到村卫生室，卫生室的李大夫一摸，说可能是阑尾炎，得上大医院。老常头知道乡医院那个水平，连一个能开刀的大夫都没有，只能上县医院，再说孙子金贵，别说乡医院条件差，就是好也不能去。

老常头正要背着孙子向县里赶，老婆子这才挎着个小包袱匆匆地赶到，老婆说，上县里三十多里路呢，黑灯瞎火的，咋去？老常头的犟脾气上来了，咋去？天塌下来也得去。你去跟有德侄子说声，让他开着车撵我，我先赶着，老婆子慌慌忙忙地往外跑，而后又折回来，把小包袱挂在了老常头的右手上。

老常头背着孙儿沿大道往县城的方向拼命跑，挂在右手食指

上的小包袱也拼命来回晃荡着,他知道那是老婆子给孙子准备的奶瓶、奶粉等杂七杂八的东西,孙子五个月就被洋儿媳断了奶,老两口为了弥补对孙子的亏歉,每天睡觉前,老婆子总是将干瘪的乳头送进孙子的小嘴里。现在快两岁了,洋孙子晚上得含着奶头儿才能睡着。而且,吃饭喝水一会儿也离不开奶嘴儿。

老常头大汗淋漓地背着孙儿跑了十多里路,侄子有德才开着农用四轮追上来,老婆子把手伸出窗外,老远就喊,唉!老头子,停下,快停下。老常头说嘛也停不下来,就像一个木偶,像被人牵着跑。直到车子挡在了前面他才停住,老婆把孙子从他背上拖下来,他恍恍惚惚地被侄子扶上车,然后飞一般向县医院赶。

直到孙子从手术室门里推出来,老婆扑上前抓住孙儿的小手,他的眼圈才红了,嘴唇翕动了两下,却没发出声来。

老婆发现,勾在老常头手指上的小包袱还没放下来,就帮他取,可老常头的食指就像一根冰冷的钢筋,怎么也掰不开。老婆和侄子吓坏了,叫来大夫,大夫很专业,三下两下就把系包袱的绳弄断了,他说包袱绳系手指的时间太长,坏死了,恐怕保不住了。老婆当时就哭了,这可怎么办呀!这可怎么办!老常头回过神来,始觉得右手食指隐隐痛。他说,哭啥,丢个手指头有什么要紧,只要孙子没事,赔了我这把老骨头都愿意。

截了手指头的老常头似乎很高兴,对老婆说,这回儿子该不会抱怨咱了吧。老婆抚摸着老头缠着纱布的手,眼窝里含着泪,连连点头说,不会的,不会的,老头子,肯定不会。

大林和媳妇终于从天而降回到小村子,儿媳妇蹩脚的汉语跟流利的英语掺杂在一起,叽里呱啦地讲了好半天,老两口一句话也没整明白,倒是儿子直截了当:你们是怎么搞的,连个孩子都看不好,害得他挨了一刀,失职,严重失职!几句话就像一盆冰水,

把老常头一下给冻在了那里。老婆子出来打圆场：大林呀，你不知道，为救孙子，你爹背着 he 跑了十几里路，一个手指头活生生地给弄没了。大林很惊讶，走过去查看老常头的指头，果然，他发现爹的右手食指少了两节，只剩下一个光秃秃的一节。

大林拿着老常头的手端详了半天，然后站起来，很果断地说了声，这样不行，必须马上想办法接上！

一句话把老两口吓了一跳，老常头吃惊地看了一眼儿子，又看老伴，老婆子也满腹狐疑地望着他，而后又把目光转向儿子的脸。大林的脸木木的，没有一丝表情，嘴里又重复了刚才的话，必须——马上——接上。

老常头怕儿子花钱，说，我这么一把年纪了，又不要什么好看，就甬接了，花那钱干啥？不接，不接。大林这时却瞪大了眼，脸涨得通红，很坚决地像在下达一个命令：必须接，不接不行，钱由我来出。

老常头实在不想再受那份罪，因为截手指头那阵儿痛得他好几天没睡着觉。他终于没忍住，问，为什么硬要接？怎么接？大林叹了一口气说，你儿媳玛丽的 Dady 要来中国，顺便来看望一下你们，他爹可是个大老板，还是个大慈善家，可他最不愿意的就是跟残疾人握手。再说，儿子以后长大，看到他的爷爷是个残疾人，他会很自卑，我不能让他一辈子都生活在自卑和愧疚的阴影下，懂不懂？

老常头开始懂，当听到后半截提到孙子他又有些不太懂，反正懂与不懂，都得按儿子的意思去办。儿子请省里的专家为老常头做了手术，手术很成功，老常头没弄明白怎么回事，一觉醒来才发现，自己的右脚趾头换到了手指头上，老常头想哭，他干号了一声，旁边的护士却撇了一下嘴，说，一个小指头该有多痛，至于那



样吗？老常头赶紧憋了回去。

拆了线，脚趾头很鲜活地长在了自己的手指头上，儿子非常高兴，老常头却苦着脸高兴不起来，他皱着眉头反过来正过来打量自己的手，看着看着，他感觉，自己的十个手指全部变成了脚趾头，自己也变成了一个叫不上名来的怪物，正对着人群张牙舞爪地表演。

荒

五爷去了东北，老年人说那是闯关东，去就去呗，为什么叫闯关呢？我到现在也未弄明白。

听奶奶说，五爷闯关东是因为五奶，五奶是邻村枣岭洼的女人，大户人家，模样长得俊，听说还写得一手好毛笔字，人们称呼她才女，五爷那时是县初中毕业，教过两年书，也算是门当户对，所以被媒婆三言两语就撮合在一起。

刚结婚那阵，小夫妻俩你恩我爱，出双入对，黏乎得让人妒忌。可日子一长，新鲜感没了，两个人就有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五奶依旧是早下坡地，晚纺棉花，可五爷不光日头三杆不起，还常醉夜不归，究其缘由，奶奶说，那还不是嫌五奶进门两年了，肚子扁得像个瓢口，空荡荡的连滴水都没盛下。用奶奶他婆婆的话说，母鸡下蛋牛生犊，哪有像五奶这么懒的，两年多了不开胯。

五奶就东南西北地找老中医治，口里的苦水和心里的苦水不知咽下去多少，依然是小腹平平。眼望着五奶被折磨得日渐憔

悴，五爷越发受不了，甚至整日躲在学校里不进家门。

三月开春，冰雪融尽，五爷小包袱一背爬上火车就去了东北。这之前他谁也没告诉，只给爷爷的父亲和五奶分别留了张纸条，爷爷的父亲和带着漆黑老太帽的母亲都盘着腿儿只管扑哧扑哧地吹他们的长烟袋，谁也没言语一声。五奶就这样不明不白地在家里继续担当着儿媳加佣人的角色。

五爷一去东北就交了桃花运，被桃树屯的村主任招了女婿，那疙瘩了不得，五爷有可能会继承衣钵接任桃树屯的村主任。羡慕得桃树屯的爷们直拧脖子，醉得差点把狗皮帽子当了夜壶。新媳妇李月娥，浪漫大方，与五爷打得比村主任家的火炕都热乎。

大雪纷飞，一年过去，李姑娘的肚子也是不见动静，五爷和李家人都焦急，焦急归焦急，但谁也不知道是咋回事儿。春暖花开，柳绿莺红，他却神不知鬼不觉地牵挂起老家的五奶来。这一天老丈人派他去城里买种子，他就架辆小马车进了城，先给爹娘写了封信，又偷偷给五奶寄了五十块钱。

办完事就要回转了，他忽然觉得自己是不是该去医院查查下身的物件，大腿根儿老是痛，老娘们怀不上娃儿，是不是自己的那东西不管用？

等了一个多钟头，天上抹了层黑色，结果才出来，带着小眼镜的大夫气呼呼地训他，你是怎么搞的，病得这么重，咋才来呢？糊涂，真是糊涂！五爷忙问，啥病？大夫，你好生跟俺说说。给你讲，讲个啥呢？输精管畸形，不能生育了，知道不？大夫见他眉头挽成了个疙瘩，便自个嘟囔：我就知道，讲了白讲，讲了你也整不明白。

五爷怎能不明白呢？他毕竟初中毕业嘛！又是教过学生的。听到这个信息，他脑子里一下就被挖空了，也不知道自己是怎么

回到桃树屯的，马车和种子却一件东西都没少。

五爷回到村里就病了，病得高烧不退，胡话不止，西医和中医双管齐下，折腾三四天他才醒了。醒了后的他，感觉自己的魂儿没了。

夏天的麦子还没熟，李姑娘却害了喜病，呕吐不止，这是李姑娘快嘴的娘告诉五爷的，五爷听了既不愤怒也不欢喜，麻木地嗯了声，扛着犁头下了坡地。

五爷沉闷得连打雷都惊不出他一句“屁”来。李姑娘说，这么阴死阳不活的，人家媳妇要生娃了，高兴得不知咋好，瞧你吧，比自家烧了瓦房还难过，真是个死性人。说的言语再尖刻，五爷也不跟她计较，因为他有他的算计，在这里，他已经没有了什么内疚和牵挂。

李姑娘生了个白胖胖的丫头，村主任两口子喜得合不拢嘴，他们让五爷抱抱亲亲，五爷不抱，说，算了吧，我粗手大脚的，别碰了娃，等出了月再说吧。李姑娘就一百个不乐意，抓起尿布扔到五爷的脸上。

出了月子，五爷拿出自己的病历向李村主任老两口摊了牌，说，叔，婶，我对不住你们二老，也害了月娥，而月娥也做了对不住我的事，所以我决定明天回老家去，因为那里还有一个为我守身的女人。

第二天天没亮，五爷把月娥塞到他包袱里的二百块钱拿出来，放在桌上，然后包了两件衣服和四个硬馍，头也不回地踏上了回家的路。

吧里歌声

007

半个月亮爬上来

辛宝林怎么也想不到，香儿会带他来这个地方。这家酒吧外表看来不十分醒目，“夜郎归”三个霓虹大字不断地变换着颜色，里面的装饰却很前卫，猩红地毯，豪华吊灯，西式酒柜，还有悠闲舒适的轻音乐。傍晚人到此地，不是娱乐，就是开间住宿，将大把大把的钞票抛给酒瓶和小姐，然后心安理得地纵欲和狂饮。

辛宝林被乡里来的干部灌得天昏地暗、不省人事后，在这家酒吧的房间里认识了香儿，乡里来的人把两张大钞连同烂醉如泥的辛宝林一起扔给了她，还嘱咐：照顾……照顾好……领导，另一个人纠正说，不……不对，叫侍候，侍候！一边说还一边不怀好意地阴笑。辛宝林很少喝酒，老家夏山乡的王乡长，为了乡里的蔬菜大棚项目，他咬了咬牙硬是从张副县长那里给乡里争取到了五十万元的专项科技基金，这不，王乡长感恩戴德，为了表达全乡老百姓对辛局长的无限感激和无比深情，三下五除二，竟把辛宝林给放倒了，睡着了的辛宝林就被他们安排在酒吧里，并找了个叫香儿的小姐专门伺候。

安置妥辛宝林，王乡长东倒西歪地由人扶下了楼，下楼时嘴里还打着饱嗝嘟囔：总——总算把老百姓交代的事——完成了，全完成了，高——高兴，嘿。

辛宝林那年三十五岁，是研究生毕业分到县科技局的，奋斗了整整七年，终于混到了副局长的位子上。当了局长，找他的人





自然多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办公室,那些找项目的,搞投资的,跑审批的,追着他的屁股撵,搞得他整天头昏脑涨。

辛宝林吐得一塌糊涂,香儿一边给他擦洗,一边干呕不止,呕得她眼泪挤满了那双明亮的眼睛。酒醒了的辛宝林,不仅把乡里的人骂了个狗血喷头,还把香儿臭骂了一顿:你们这些女孩子年龄不大,怎么这么不知廉耻,干嘛不好,偏干这。香儿忽然抽泣起来,一双大眼睛里塞满了泪珠,露着痛苦和无奈。沉默了好一会儿,她嗫嚅地说,我爹得了肝硬化,家里只剩三间土房和一头毛驴,为了治病,娘把毛驴也卖了,可还不够,没办法,俺就找到在城里打工的同乡,没找到活儿,只好在酒吧工作。她还说,等给爹治病的钱攒够了,就去学理发,在城里开个理发店,再不拿这种脏钱了。

看着香儿那双闪着稚气的眼睛,辛宝林的心里不由颤了一下。那双眼睛让他想起了自己的小妹铃儿,铃儿为了减轻家里负担,主动放弃了上学,一心一意地供哥哥上大学,可是在一次去集市卖鞋垫回来,却被无情的大水冲走了,当时,他都快疯掉了。

看着眼前的香儿,辛宝林的脑海里突然闪现了一个想法。

三个月后,香儿的理发店开张了,辛宝林给它起了个店名叫“新香”,并叫了几个朋友和同事前来为她祝贺,人群正热闹着,纪委的人却板着脸带走了辛宝林。理由是挪用公款和乱搞男女关系。

辛宝林在单位会计那儿借了一万块钱,说老家有事,并交代会计不要声张,会尽快还上。但这事还是被窥视局长宝座已久的副局熊文革发现了,他借后勤整顿查了财务的账,找到了辛宝林的借条,又依照辛宝林与香儿的风言风语编写了举报材料。然后通过县委大院的几个“哥们”把这些东西送到了书记、县长面前,

县长对满怀期望的辛宝林很失望,立即批示:辛宝林停职检查,交纪委审查。

等熊文革如愿以偿登上科技局局长的宝座。辛宝林的问题也有了眉目,妻子和香儿为他还上了借款,但他还是以挪用公款和作风不严谨等问题受到了行政警告处分,调离科技局,到全县最贫穷的琅山乡挂职,县长很惋惜地说,小伙子,好好干吧,将功赎罪,干不好就一辈子别回来。辛宝林感激地跟县长鞠了一个九十度的大躬,抬起头时,他见县长的嘴角有些微微抽动,一幅欲言又止的样子。

香儿异常难过,想起这近一年的快乐美好的日子,想到辛宝林这样的好人为了帮自己所遭受的不白之冤,眼泪不由自主地落下来,她说,宝林哥,我给你送个行吧。宝林想了想,就同意了。宴请之地,就是她曾经打过工的“夜郎归”酒吧。

本来这个地方,他是不想来的,可是香儿和那些原来在这打工的姐妹们早已等在门口迎接了,她们连推带搡地把他拥进去,迎入一个叫相敬厅的雅座间,辛宝林像掉进了迷谷,正云头雾脑,一个姑娘说,香儿把她的故事讲给我们听了,我们都感动得哭了一宿,我们决定不再挣那种脏钱了,靠打工出力挣钱,不再受人欺负,心安理得地吃饭睡觉。辛宝林端着杯的手猛地抖了一下,酒轻轻地从手背流入肘部,有点温温的烫烫的辣辣的感觉。他一饮而尽,脸涨得红红的,我……好……他终于没说出来,接着又把一杯酒高举起来,倒入他抖动的嘴唇里。

香儿说,哥,你要走了,我给你唱支歌吧。她走到电视旁,双手抱着话筒,唱:哥哥您走西口……

歌声婉转凄凉,带着忧伤,辛宝林的眼睛又酸又涩,模糊迷蒙,泪眼里,他看见玲儿唱着歌向他走来。



流泪的白玉兰

我们单位院里有一棵白玉兰树，它靠大门左旁，从门口的小街上走过，侧目可以看到它苍老而挺拔的身影，以及密不透枝的怒放的花团，熟悉这里的人每每经过都要驻足向院里瞧一眼，要不是栅栏紧锁，一定会有人溜进来跟它亲近一番。

听办公室的老黄说，这棵树可有年头了，四十多岁，也可能有五十年，反正他来时这棵树就在，看看那些斑斑驳驳、突兀嶙峋的树干，让人不得不相信老黄的话是确切真实的。

每年冬尾，都能看到这棵老树第一个展出饱饱的骨朵，然后静静地等待春天第一个信号的来临，可以说，她比缩在传达室墙后的那束迎春还要早上三五天，单位的人都叫她报春树。无论她的含羞待闺还是她的热情怒放都让人喜欢，那种素洁那种圣白那种敞开心扉那种胸襟奔放让所有人都为之震撼。

这棵白玉兰树离地不高，只有两三米的样子，可她的花枝足有七八米长，单位的某些人有些不怀好意地说她像一个大花圈，栽在门前不吉利的，一任姓孔的局长得了癌症，请了位算命的风水先生来看，风水先生左转右转，然后就盯上了这棵树，说只有刨掉它才能化解困厄，孔局长没敢动，因为他知道这棵树在单位人心目中的位置，甚至说比他这个局长的分量还重，再说这么多年就他一个人得癌症，孔局长也怕屈怨了树，犯了众怒不值得。

我们这个机关有个最大的好处，就是大小几十个处科干